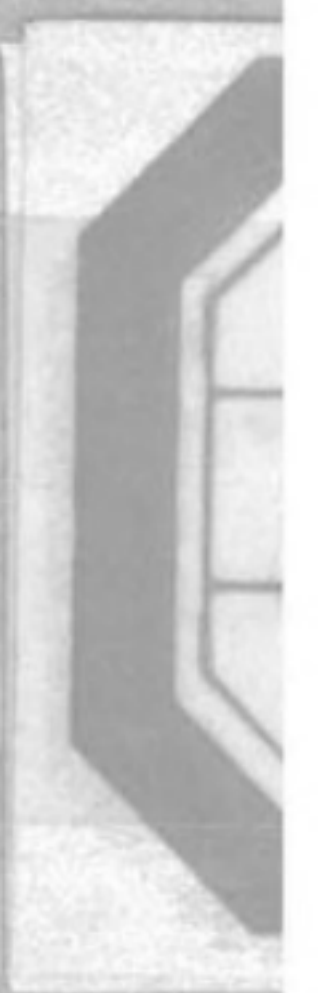


崖
建
天
不
正
五
吉
龍
雀

林仁超著



崖 瓊
觀 奇 洞 黎

著 超 仁 林

市 州 廣

路 中 復 光

局 書 成 大 店 書 智 民

行 印

序

海南島這個孤懸南海，掩映着椰影檳風的島嶼，在大陸這邊遊客的眼中，簡直是個情調新鮮，風光嫵媚的勝地。初遊此地的旅客，尤其是久居大陸都市的人們，一旦投在那碧海白雲，鳳尾椰林的懷抱裏，我想，定會不期然而然地輕吁一口長氣，全身都鬆弛下來。我在初遊此島時，即曾發生了一種莫名的快感。由於衷心的愉快，那就不論在談笑間或文字裏，都會常常地流露着這一縷心情。我對於詩詞，本來很少吟哦，爲了這宜人的風光，却也胡湊過一些句子。例爲遊清湖港的一闕浪淘沙說：

「回顧了無山，浩浩遼灣。一絲椰帶繞三環。縱目東南渾若霧，天水分難。絕勝月生間，鷓鴣霞還。繽紛飛彩映流丹。寄語歸帆休着棹，莫碎清湖！」

另一闕紀春遊的踏莎行說：

「新翠枝頭，傳春已到，何妨隨蝶遊花草？一村綠暗一村明，扶疏掩映層層抱。掃遍香風，黃沙古道，清懷還教留鴻爪。却疑狩獵在南菲，椰林漠漠參天罩。」

這都是情不自禁的流露。直到我離瓊抵家之夜，那兒的情景，我還是念念不忘。當時我填了一闕浪淘沙——

「門外柳條斜，重繫遊槎。小樓閒倚品香茶。燈火滿城星處處，依舊繁華！心緒尙如麻，綠繞天涯——

海南晴晚鳥邊椰，鳳尾梢頭明掛月，輕罩雲紗。」

這也可以說明這塊寶島給我留戀的程度。

然而，這個清幽的瓊島，除了週圍沿海各縣之外，當中却高聳着一個真瘴凌人的五指山。山中邇居着黎族同胞。愈入深山，他們愈未開化，他們的生活情形也愈和外邊不同。由於還沒有澈底開發的缘故，那兒的本土

和人情，都相當地令人害怕。遊人們大多裹足不前。我因為在抗戰期中，負了政府的任務和在瓊島淪陷時撤退的關係，才冒險走進了這個荒野的山區。雖然，苦頭是嘗了些。可是，却獲得了不少珍奇的見聞。這些見聞，很是有趣，或許是因為少見而致多怪吧？置身其境，簡直如在那些離奇怪誕的小說之中。可惜的，却是和土人言語不通，要靠人通譯。諸多不便。否則，或許將有更多的收穫。

這些黎洞的情形，既是和外邊大不相同，而且逗人興趣，并為深入瓊島的人們不可不知的事情，我認為很有報導的價值。因此，我便不揣冒昧地搖起筆來。

這些風光，當時我還曾把它繪上許多素描圖片，打算帶給外邊的朋們欣賞；不過，後來因為逃難的關係，通通都丟掉了。現在，我既把那些見聞記敘下來，為了幫助讀者更易明瞭真相起見，我便再憑記憶和想像，描繪了幾幅挿圖，這和原來的素描是相差無幾的。至於封面的設計，為免麻煩朋友，我也一手包辦了。

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雖然很像是神奇的故事，其實，這都是黎人衣食住行和風俗習慣各方面的描繪。如果這些故事能够引起讀者的興趣，而研究瓊島的腹地情形？或者能够給遊瓊的讀者們在旅行方面一點小小的幫助，那麼，筆者的心，庶可自慰；倘辱地理學家或曾經熟遊此地和當地的人士們惠予指正，那就更為榮幸了！

一九四九、七、廿，林仁超識於廣州。

瓊崖黎洞奇觀目次

- | | |
|--------------------|--------------------|
| 一、五指山的黎族……………一 | 十、人魔……………二四 |
| 二、魔術的瘡疾……………三 | 十一、賊變木鷄……………二七 |
| 三、出人意料的黎王……………四 | 十二、打太極拳般的禮貌……………二九 |
| 四、黎婦不穿褲子……………十 | 十三、黎女風情……………三十 |
| 五、草結的魔力……………一二 | 十四、風雨神燈……………三二 |
| 六、神弓毒箭……………一四 | 十五、斗般大的肛門……………三四 |
| 七、跳神……………一七 | 十六、花面紋身的生黎……………三五 |
| 八、銅錢紡紗……………一九 | 十七、蒜頭可以保命……………三七 |
| 九、輕鬆而又凄慘的婚禮……………二一 | 十八、死神遍佈的五指山……………三九 |

瓊崖黎洞奇觀

一、五指山的黎族

誰也知道，我國的民族，最大的有漢、滿、蒙、回、藏等五族；此外，還有苗、僮、獯、黎、……等等小族，分佈在各省的山岳地帶。這些小族，近百年來，已愈縮愈小，也有不少已被各大族同化了，其餘尚未同化的，就躲在深山裏生活。

現在我要說的，是關於黎族的風土人情。因為那兒的風光，外邊的人們是相當陌異的，假如我們親歷其境或者聽人報導，那一定是覺得離奇怪誕的，也一定覺得是一宗有趣的事情。

這個黎族，是聚居在海南島的五指山脈一帶的，最多是集居在海南島的南部。現在，這黎區，已經政府劃有三個縣治，就是樂東，保亭，白沙等三處。可是，裡面還有大多數的黎民沒有開化的。在接近島邊沿河一帶的黎民，因為常常和海邊一帶的縣份通商，所以大部已經開化了，那就是所謂熟黎；那些半開化的，就被認為是半生不熟；至於那些全未開化的，就是所謂生黎。那些黎族，據說從前是遍佈瓊島的，後來，因為中國大陸這邊的人逐漸移民過去，于是把他們地漸擠到島的中央裡面去，因此，那些黎族，對於這些外來的民族，非常習慣。

五指山
的
黎族



林仁超著

爲懼怕那些外來民族的侵害，不得不隨時提防；而另一方面，因爲憎恨那些外來民族的「客家佔地主」，所以他們時常立心報復，陷害。結果，這種陷害外族的心理，便成了他們傳統的心理，于是在生活方式的各方面，便都種上一些陷害異族的種子。年代遠了，這種陷害異族的心理，便不知不覺地成了他們的習俗。所以，提起了生黎，誰都害怕。而且因爲天然環境關係，山嵐瘴氣，外人無法消受，所以誰也不敢隨便走入黎境裏面去觀光。

黎族和海邊一帶的居民既然格不相容，在民族的統一上，當然是不容許的，所以，人們便主張開發瓊島，要把這些黎族完全同化。而這同化的目的，除了求謀種族統一，地盡其利，人盡其用之外，實在也在於求謀黎族本身的福利，使他們在這廿世紀當中，能够享受人類的文明。因此，十年前，當陳伯南將軍主粵的時代，便派了陳漢光將軍到瓊崖去做開發的工作。結果很有成績。當時，陳漢光還帶了那些黎民到來廣州市觀光，還帶那黎頭——黎族的酋長或稱黎王——到燕塘軍校去受訓。畢業後，這黎王回到黎境去，果然做了好些開化的工夫，對於開發的工作，給了政府不少的幫忙。

我們或許還記得，當黎民到來廣州觀光的時候，他們那種奇裝異服的形相，是多麼引動遊人呢；當時在漢民公園招待他們，是多麼熱鬧呵！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他們男的，女的，少的；女人袒胸露臂，六七寸直徑的耳環二兩個穿在一個耳朵上，還可以把耳環反戴在頭上的，還有鼻環穿在鼻上的，身上還刺滿了花，赤着腳；男的雖少戴耳環，却也戴上粗大的手鐲腳鐲項圈之類，身上也刺着藍色的花紋，皮膚褐色。這一切，都是粗野生活的表現。當時還有一個小孩子活像一個猴子，據說是人和猴子交媾所生的呢。是否真的，自然不必詳細計較。這些種種，當時在廣州居住的人們，大約還有相當的印象吧？

現在，開發瓊崖的計劃已高唱入雲了，人們對於這個南海的寶島羣面的各種情形，尤其是對於這寶島腹

地黎境的風光，或許感有濃厚的興趣吧？好的，讓我細細地把我身歷其境所見所聞的各種稀奇的事情，報導出來罷！

二、魔術的瘡疾

渣溝橋的烽火舉起了一年，那時，當局因為提防海邊淪陷，免致瓊崖腹地沒有食鹽供應，便派我到瓊崖去

「哦，是好的呢，是中了人家的暗算呢！」



幹儲鹽備荒的工作，計劃把沿海的產鹽運到五指山一帶，分別設倉存鹽，以備萬一地方淪陷時，再來開倉配給，接濟長期抗戰的軍民食糧。這些要設價鹽倉的五指山一帶，完全是個黎區，崇山峻嶺，羊腸鳥道，山嵐瘴氣，禽獸逼人，交通梗阻，言語不通，民族不和風俗各異，這一切顯現着危機四伏，險象環生。這宗工作，可說是相當艱鉅，但是，那時我正年少，只有廿四歲，一股朝氣，蓬蓬勃勃，認為一切困難，總可拿我的本領和勇氣去克服，何況這是為國効勞，參加救國的工作？所以我便挺起胸膛，接受了這個重責。當時，我領導了一批工作人員負責保亭、樂東、白沙，這幾縣辦事處設在陵水縣，我當然是座鎮大本營，指揮一切，分頭派人到黎境去連絡黎王及麥境的縣長，征集黎伏

商議運費，構築鹽倉，設站接運。可是，問題逐漸發生了，派去了一批人員不久回來了大半，個個都患了瘧疾兼患痢疾，雖然事前都準備了蚊帳和奎寧丸等防瘧的藥品，却都沒有有一點效力，一樣地受到傳染；有的還兼心黃腫，弄得個個一籌莫展。當然，這是水土不服的原因。而瘧疾和痢疾，在黎境却是一個併發的病症，雖然回到海邊來醫治，而那裏的中西醫也沒有辦法把他們醫癒。這麼一來，接替地派了兩批人去，都沒有辦法把第一步的工作推動。我後請教當地的土人。據說，那種瘧疾是黎區特有的疾病，不是一般治療的方法可以奏效的，一定要請黎區的土人醫治，才有辦法。在無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惟有設法請那黎人醫生和各同人診治了。

那黎人醫生請來了。是個熟黎。當然，他會說瓊崖的普通話。他和一個窮鄉僻壤的土人一樣，剃光了頭髮，四十多歲的年紀，身體結實，穿的是一套褪色的大成藍短衫褲，赤着腳，膚色黝黑，手脚粗大，却浮現着筋絡，和老樹幹一般。他給一個患病的同事診察，却不按脈，首先，他拿起那病者的一個手掌來看，「哦，是的呢，是中了人家的暗算呢！」他舉頭望我，叫我看那掌心，接着說：「你看，這掌心滿現了瘧紋，這是黎人用法術使他病的，黎人常用一種藥草放在路上，要是人們跨過了那些約草，就會害這種病症。這不是普通治瘧疾的藥物所能醫治的，一定要對症下藥，找那些和解毒毒質的藥草才能够治療，這治療的辦法可也很簡單，我給你找藥就是了。」於是接二連三的診看了各個病人，都是同一病症，他便出外找藥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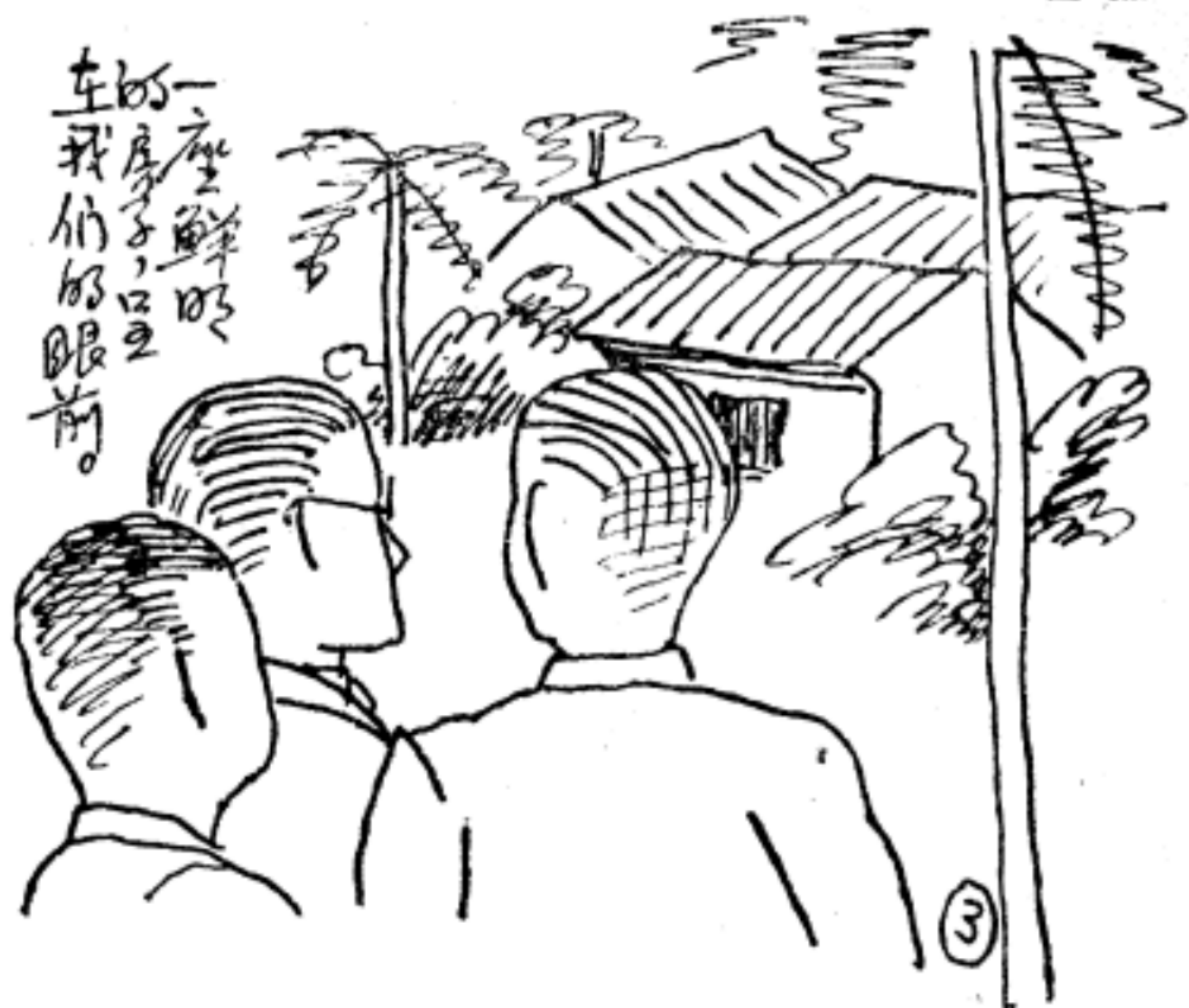
他用的不知是什麼藥草，最搗爛了的，叫各病人敷在兩手脈門上，還給了些藥末給各病人服食。果然，這久經中西醫生治理無效的病症，竟給這黎人的數服藥草醫癒了。後來，我們便以這黎人醫生為護符，一方面增加衛生設備，隨時小心檢點生活的方式，繼續着執行我們的工作。

三、出人意料的黎王

爲了要使我們工作順利進行，實有和黎境的神領們增強連絡的必要，所以我打算親自到黎境去走一遭。我

所要去的是保亭縣。

那天我買了十幾斤熟烟，那是黎人最歡迎的禮物。因為他們認為熟烟是預防山嵐瘴氣最好不過的東西，所以黎人無論大小都是喜歡吸烟的。我爲了投他們的所好，所以買了熟烟預備去分贈給他們。向他們表示一點好感。中午時候，我帶了一個隨從老陳，他是本地人，對地方情形很熟，而且會說廣州語，我是要他做引路兼做翻譯的。因為那時我還不大懂得瓊崖土語，所以少不得翻譯的人。車子雇好了，是一部道奇小汽車



的一座鮮明
的房子，口口
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兩個便在風馳電掣中，趕着前程。

離開陵水縣城不遠，路倒平坦，兩旁盡是漠漠的椰林，也間植着檳榔，椰樹的葉間着橫着的葉，恰像大的鳳尾襯着小的鳳尾，在那兒雙棲雙宿似的。離城遠了，就一路進入高低的崗巒，兩旁的樹林也漸濃密，而檳榔樹也逐漸增多。道旁，都滿長着一些仙人掌之類的帶有荊棘的植物，甚至連草的葉也是硬性而帶有刺的，四週禽獸的聲音什發，此呼彼應，一切的情景，都使人起了進入蠻荒之感。

汽車到了一個小村落的旁邊，那兒有一間用椰葉蓋的小棚，棚柱也是椰樹幹，棚的面前放着一顆一顆斗般大的石頭，是供人休息坐用的，棚裏擺着一塊長板，擱在那用椰樹幹搭的一尺外，高的架子上，上邊擺了些熟飯，檳榔，椰子和茶水等食品。棚前有幾個村人圍在那兒談天。

這裏的黎人吃檳榔，也和瓊州土人一樣。他們把那雞蛋一個樣子的檳榔切開幾角，那檳榔仁活像個蛋黃，却是灰黃色的，那檳榔的外包是白色的纖維組織，表皮是青色的。他們用一塊蒟葉捲些蜆壳燒的白灰把那角檳榔包成一個三角錐形，供人省食，說也奇怪，大約是化學作用吧？這些檳榔角子經過咀嚼之後，會流出一種紅色的液汁，弄得滿口通紅，唾在地上，和吐血一樣。這些檳榔我也曾嘗試過，初嚼時，外皮有點兒甜，蒟葉有點兒香，但那灰和仁的氣味，却悶而且辣，多嚼幾下，嘴就要破損了。可是，他們吃慣了，却津津有味，非吃不可，和有癮般的；甚至他們還和着熟烟一塊兒嚼。他們吃久了，牙齒完全漆黑了。據他們說，吃檳榔可以保護牙齒的呢，這個我倒相信。

汽車不開了，因為這裏就是公路的盡頭，前面是一條小河，要最前去，就得乘船。

我們包僱了一隻小船，沿河而上。那河淺得很，清可見底，河底全是一些卵石子，兩岸却是一些堅厚葉子帶有荊棘的植物漫佈着。岸邊甚少人家。

那裏的船是特別的，和龍船般的長，兩頭却是尖形的，上面也蓋着椰葉編成的短篷。

下午四點鐘的光景，抵達了一個小鎮。鎮的當中，是一條平坦的大路，兩旁都是一些茅草或椰葉編蓋的房子，泥磚造的瓦屋也有幾間。老陳說，這就是保亭縣治了。呵！真出我意料，誰料得到這就是一個縣城呢！

我們找到縣政府了，那座房子前門是用磚瓦蓋的，像是一間小廟宇。進去，也是用茅草和椰葉搭的，不照搭得還整齊，佈置得也儼個衙門。

縣長爲我們洗塵了，吃的是鷄和一些肉脯還有罐頭食品，却沒有蔬菜。

「我們吃的都是這些菜式了，而且，可以說，主要的食品就是罐頭。」席間，縣長笑着說，有時也有宰豬的，但少得很。宰豬時，還要事先認購了再宰。他你恐怕銷不出去呵！」

我心裡想，這樣的環境，也算是一個縣份麼？在環坵上說，中山縣的一個區長也要比這個縣長強吧！

「那麼，貴縣的經費情形怎麼樣呢？」

「不消說，我們是要靠省庫外助的。否則無法支持的！」

縣長對我很是客氣，因爲我們同是外來的人，況且同來到這麼一個蠻荒的境域裡，自然感情要特別濃厚。晚上，他特闢了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宿，並且叫我們早些上床。晏些起身，因爲那兒的瘴氣很大，太陽剛下山，就要烟霧迷濛；直到太陽升高三丈，霧氣纔是不散。所以，他們起床總在上午九時左右，這因爲早晚的瘴氣，是最會叫人生病的。

第二天，我在帳中悶臥到九點多鐘才起床。我們商議了一些運鹽的事情之後，我便請縣長介紹我去見黎王。因爲黎王是住在這塊地方的。

「那很方便，那黎王就住在這兒不遠，他是我們縣府的參議，常常到這兒來的。」縣長很高興地說：「老實說，我們在這兒辦事，多少要通過黎王的關係才容易辦得通，否則困難便多了！」

「正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有拜會黎王的必要，旁的交通安全等問題不用說，單是征用民伕一項，要是缺乏他的幫助，就不容易發動，那就根本談不上運輸問題。」我咬着烟斗，深抽了一口濃烟，接着說：「當然歸根到底，還是要得着貴縣長的幫忙。假使不是縣長的面子，那也恐怕難得着黎王的幫助。」

「不用客氣，這次運鹽的事，我也有責任的，我們只要把這事情辦得通。」

于是，縣長帶着一個秘書偕同我和老陳，一道到黎王家裏去，

一座鮮明的房子是現在我們的眼前。那房子全是用磚瓦蓋的，粉飾得很新淨。圖樣和我們廣州的古老大屋差不多，但材料却差些。——這就是黎王的大府。我們昂然直進，裏面立刻有人接應。那些僕人，有男的也有女的，都是窮鄉僻壤裏面農人的臉相，大約他們都是認識縣長的。所以不用通傳就爭着招呼週旋。跟着，一個少年出來，結實的個子，卅歲的年紀，頭上蓄着花旗髮裝，面型長圓而黎黑，穿着西裝長褲，褲頭束着襯衫，捲起衫袖，腳穿黑色洋裝皮鞋，的得的得地，堆着滿臉笑容，直趨縣長面前，和縣長握手。

「這位是王參議。」縣長右手和那少年握着，左臂微彎，掌心向上，遞向王參議那一方，而面孔則含笑向着我，介紹那少年給我認識；一面，又介紹我給那少年，說：「這位是林主任，是負責儲鹽備荒的大員！」

「哦！林主任！久仰久仰！」這個王參議轉過身來和我熱烈地握手，說着一口不大馴熟的廣州話。

我們大家坐在廳上寒暄。那廳堂就是屋的正座，不很大，兩旁靠牆安排着木椅，廳的上方放着一張四方枱，壁上掛着幾枝獵槍，還歪歪斜斜橫七豎八地掛着一些野獸的肉脯，簾前也吊着一串腊乾了的鳥類。一切陳設，都很簡單。廳的兩旁牆上，兩相對面地開着兩面門口，我知道兩便是臥房，有時還有見一兩個裝束入時的女子進出。這個住宅的一切，并不覺得有什麼鄉僻的氣息。我心裏知道，這位王參議，準是「黎王」無疑了。果然，我的猜想得着那位秘書的証實。

當午，王參議大排筵宴請我們吃飯，還拿出香醇的佳釀待我們，態度非常慇懃。所吃的菜式也是鷄和臘肉、豆子辣椒之類，滋味也不差。從席間的談話裏，我知道這位王參議曾經到過廣州，而且住過相當的時候，還進過燕塘軍校受訓，畢業後回到海口，但當局不知怎樣竟對他不大信任，于是，他便趕快回家。他的手下擁有一枝黎民的武力，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還有個叔父，也是縣裏的參議，勢力也很大，不久以前才在陵水討了

個姨太太。他們的田地很多，黎民大部是他們的佃農，所以大部的黎民，都遵從他的命令，……

晚上，我們回到縣府裏歇宿。我和老陳各睡一床，窗戶緊緊地關着，蚊帳也緊緊罩着，一則恐怕夜露侵入，二則提防蚊子傳染瘧疾。時早，躺在牀上不能入睡，桌上還燃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和一卷蚊香塔，室外的夜梟嗚嗚地悲啼，鳴虫吱吱地嘈鬧，幢幢帳影，相當地淒涼！我躺着不耐煩，便挑逗老陳談天。

「老陳，睡着了沒有？」

「這麼早，那裏睡得着？難辦罷！」

「我今天看見黎王，真是出我意料之外。想像中，我以為這黎王一定是生成一副山野的臉孔的。我還以為是和彭戲那些生番一樣，頭戴羽毛，身裹獸皮，手拿戈矛，腳着草鞋的呢。真想不到是和我們普通人一樣的。」

「我以前也沒有看見過他。不過，也沒有像你這般的想法。因為我也曾經聽過多少關於他們的事情。他們已是熟黎了。」老陳用鼻孔笑着。

「是的，我在陵水也沒有想起詢問關於黎王的情形，因為我們的工作太緊張了。」我說着，又想起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他被稱爲黎王呢？是受封的？還是世襲的？還是選舉的？」

「這個問題，以前我也想過，我曾經問過我的父親，據說這個稱號是人們給他的，不是受封，也不是選舉的。而且黎王不只他一人，即如他的叔叔，人們也稱他做黎王，大抵因爲他們祖宗的智力好些，或者是饒勇善戰，因此得了許多田地，他們就成了大地主了，他們說把田地和給其他小民耕種，或雇人耕種，於是，他們便日漸豪富，便放些高利貸，而那些窮小黎民，在這種佃戶和高利貸的重壓下，便一代一代不能翻身，結果一輩子成了他們的奴隸。這些奴隸們便稱他們的主子做王。年代遠了，這些奴隸們也不知所謂了，便都臣服在這黎王統治之下，生殺與奪，予取予携。現在，黎區的土人，除了黎王黎頭之外，都是窮得要命的！」

「唔，這個很有道理；那末，黎頭又是怎麼一種人呢？」

「黎頭就黎王以下次一級的有勢力的人，現在這裏的保甲長，都是由這些黎頭充任的。」

「好了，明天我們要召各保甲長開會，讓我看黎頭的樣子是怎麼的，」

「那是，較村人的樣子，當然不會有黎王這樣文明。」

我們談着談着，不知甚麼時候，入了夢鄉。

一覺醒來，太陽的光已在窗隙裏閃爍了。看看腕錶，剛巧是九點鐘。老陳已在門外梳頭洗臉，我因為昨天約好了縣長和黎王要在今天中午召集各保甲長開個聯席會議，討論巡邏事宜，所以我一滾就起床，準備開會的工作。

四、黎婦不穿褲子

太陽已昇在天頂中心了，街上人聲鼎沸，原來今天是墟期，各村的人都到這城裏來做買賣，熱鬧得很。我為好奇心的驅使，也趁個空兒，偕同老陳到街上去看看熱鬧，觀察一下這裏的民情。

街上滿擠着熙來攘往的行人，忙着買賣。當然，他們和她們都是山鄉的樣子，都是穿黑色衣服的。布質部很粗劣。街的兩旁，擺滿了買賣的攤子，有賣木的，賣番薯的，賣布疋的，賣糖水零食的，賣腊肉的，賣熟烟的，……種種式式，在瀏覽之下，忽然，奇蹟出現了，我發覺了一些買賣東西的婦女，竟是沒有穿褲的，她們隨便在巷隅屋角邊小解，老的是如此，妙齡女郎也是如此。不過，她們並不是沒有東西掩蔽下體，而是穿着短裙。那所謂裙，照我看，僅是一幅布而已，沒有甚麼花樣。她們把那幅布往下邊一裹，便算了事。裙的兩邊的交疊處，有一尺多寬，行動起來，也不會讓大腿裸出。當她們蹲在地上的時候，她們便順手把後面的裙從兩腿中間前邊掀起，剛巧讓兩個小腿貼着大腿緊夾着；而前面的裙幅又向下蓋着，所以，她們雖不穿褲子，也是很

知羞耻，把下體裹得緊緊的。

「她們是不是通通都不穿褲子的呢？」我問老陳。

「是的，不過，如果你是故意去窺望她們的下體的話，你一定會餓吃那些男人們的老拳。當她們發覺你是

在張望她們的裙底的時候，

她們便會大叫，那末，人們

便會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你

懲罰了。」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不過習俗不同罷了。

——我想。

回到縣府，已來了幾個

保甲長了。是的，他們的樣

子，也和普通的村民一樣。

不一會，黎王也到了。今天

，他穿着一套筆挺的灰色薄

秋子？那黎頭回答了，老陳翻譯說：「他們這是風俗習慣，男的穿秋，女的穿裙，表承男女有別，而且她們都

很檢點，也已成了習俗，那麼，她們雖然不穿褲子，也是無傷大雅的。」

這些話是很有智識的呀。誰說黎人是野蠻的民族呢？不過，他們是熱黎呢。也許生黎較為兇蠻些吧？



保寧市街的黎婦

物的。這次討論，對於許多運

鹽的技術和保管等問題，都

得到圓滿的解決，我也把帶

來的那些熟烟拿了一半分贈

給各個黎頭，他們都歡喜得

打躬作揖。

我又想起黎婦不穿秋子

的事情來了，我叫老陳詢問

一個黎頭，為什麼她們不穿

秋子？那黎頭回答了，老陳翻譯說：「他們這是風俗習慣，男的穿秋，女的穿裙，表承男女有別，而且她們都

很檢點，也已成了習俗，那麼，她們雖然不穿褲子，也是無傷大雅的。」

這些話是很有智識的呀。誰說黎人是野蠻的民族呢？不過，他們是熱黎呢。也許生黎較為兇蠻些吧？

當天，我也借了縣府的地方，準備了兩席豐富的晚飯，請大家吃了一頓，算回敬縣長和黎王，也是向各黎頭們作個連絡感情的表示。

五、草結的魔力

昨天晚上的酒氣才過，睜開朦朧的睡眼，已聽見窗外枝頭的小鳥唱着黎明之歌。今天，我打算到鹽倉一帶去巡視一回。因為時間還早，不敢起床，一直躺在床上胡思亂想。

早飯剛才用過，昨天約好了帶我們到鹽倉一帶去巡視的那個黎頭也剛巧到來，我和老陳便跟着那個黎頭踏上行程。

離開了保亭縣城向北走，一路崎嶇起伏，什樹叢生，山頂的樹林半腰，還鎖着一道白濛濛的霧氣，像是一道木星的光環。我們各人都吸着熟烟，希望祛除瘴氣。我還是袋裏摸着一盒萬金油，蘸了在鼻孔和太陽穴各處亂擦。

兩旁的山下，鋪滿了漠漠的稻田，據那黎頭



說。黎區的糧食是有多餘的，可是人民都很窮，這因為大家都替大地主耕種的，我們正在談話中間，忽然一聲長嘯，和吹哨子一般，响亮而淒厲。我一圈張望，並不見有什麼東西，大約那黎頭知道我在驚奇了，他便和老陳說了些話，老陳告訴我：「剛才的嘯聲，據這黎頭說，那是黎人護路的訊號，要他們預備了的。」才知道是什麼意思，那是沒有什麼危險性的。」跟着，那黎頭一壁和老陳交談，老陳也一壁和我打話：「說也奇怪，這種嘯聲的發出，並不是有人吹哨子或由禽獸發出的，而是由一片修長的草葉發出來的。那些草葉經過那些黎人畫過符咒之後，便捲成一團，以後，就翹地突然伸展，筆直，當伸展時，便發出淒厲的嘯聲。」

我一邊聽，一邊被引起了好奇心，但一邊却有恐懼之感，而另一方面又在懷疑。可是，田間的草卉衆多，究竟是從那一片草葉發出來的聲音呢？當然難於查究，這很難獲得事實的證明。不過，那怪叫的發出確是真的，而那黎頭也沒有口說的必要。他所說的，也許是真的吧？

老陳又轉談着黎頭的說話：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據黎頭說：他們這裏田中的穀粒，是不怕鳥獸偷吃的，他說他們黎人有一種法術，只要在田的四邊結幾個草結，那就鳥獸不敢走近來的了。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等到穀粒成熟收割的時候，要割剩一塊兒，留給鳥獸享受，這就是感謝鳥獸不來偷食而給它們的報酬。」老陳咳了一下，繼續說：「要是不留一塊兒給鳥獸們吃，那他們的法術，就要失效了。可是，誰也不肯這麼幹！」

「那真奇極了。我以前已聽過一些關于一般野人的故事，今天真的親歷其境了。」我心裏因此更好奇，更加留意去觀察一切。

「他們這種法術，固然可以護田；就是菜園，那也同是一樣有效的。」老陳說得很起勁，那黎頭也常常望着我們的表情。

真的，我們已走了差不多十里路了，那兩旁的稻田當中，我還沒有發現過有草人等驅逐鳥獸的裝置，這更証明了他們說話的真實性。

六、神弓毒箭

我們跋涉了幾許崎嶇的山道和低洼的小溪，到達了一個很小的村落，那兒只有十多間茅草房子，村前擠滿了人群，那都是挑鹽的民伕，路上還是絡繹地挑運着。我們的員工正在村前搭起一個大架子，過秤着那一袋一袋的鹽斤。這村裏就設了一個儲鹽備荒的鹽倉。

我一到村上，員工們就招呼我到鹽倉裏去休息。但是，隨即發生了一個難題。因為員工告訴我，說民伕的運費，他們都祇要銅板，甚麼紙幣都不要，這要怎麼辦呢？據那黎頭說，這裏的土人，因為和外邊極少往來，幾十年都以銅板為唯一流通貨幣。否則就以物換物，其他什麼紙幣，這兒是不懂得的。又說，陳漢光將軍來這裏剿撫黎人的時候，也是帶着大批銅板來的。呵，我想，這兒還是化外之邦呢！要運銅板來發運費，雖然要增加我們不少找換和運送的困難；可是，事實既益是這樣了，我當然也只好傷傷腦筋了。後來，我畢竟是兌運銅板到各站去應用。

太陽已經西斜了，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吃晚飯，我照例請村中的保甲長一塊兒叙談。我還把帶來一些熟煙分送給他們，順便叫他們盡力幫助我看護鹽倉和發動民伕踴躍挑運，他們都歡欣鼓舞地向我打躬行禮，表示感謝我的盛情和願意盡力給我幫忙。

飯後，時間還早，我們大家聊天。我記起剛才那黎頭所說陳漢光剿撫黎人的話，很想知道那回的故事，我問老陳向那黎頭詢問當時的情形，那黎頭也就一一講述。老陳擔任翻譯，照着黎頭的說話直說：「當時我們

黎人還沒有見過槍砲，當然我們自己是沒有槍砲的了，我們所有的武器，就是弓箭、戈、矛、刀、斧之類，最厲害的，要算是弓箭了，因為弓箭可以作遠距離的鬥爭，而且我們對於射箭的技術很有訓練，可說是百發百中；尤其令人可怕的，我們的箭矢是浸過毒液的，要是給射中了，不論中了任何部位，那傷者一定吃不消，馬上要倒下來，從此就毒氣攻心，十有八九無法醫癒，你說可怕不可怕？

「陳漢光派人到我們這邊來，勸我們歸順他們。我們怎知道他的用心是怎麼的？我們以為最低限度也一定要了我們的地方，這叫我們到那兒居住去呢？叫我們怎樣生活呢？收以我們黎王決意不能服從，爲了生存，就叫我們合力同心，抵抗侵略。當時，我們便分頭糾集了村人，由各地領袖指揮，在各險要地方埋伏，凡遇見外人到來，一律射殺。後來，果然發現

了一枝人馬，向我們這邊偷襲，我們就在山河裏和樹林中紛紛向他們放箭，把他們射死了許多。但是，他們那邊



僅放着這拍拍的聲音，也不見有什麼東西放出來，我們那裏害怕呢！不過，有時候，我們的人，竟有不知怎的受了傷，這才使我們感到有種莫明其妙的害怕。

「過了幾天，他們的人來得更多了，他們的機關槍格格地放得很密，我們還不知道那會打死人的呢。我們還攀上樹上去觀望。可是那些樹上的人們却紛紛跳了下來，這才使我們寒心。不過，我們的黎王，還是說我們有厲害的毒箭，一定要把他們打退，所以我們堅持抵抗了好幾天。

「又早上，天上飛來了一架飛機。我們當時那裏知道是飛機，便大家跑出門外來看，我們還以為天神來庇祐我們呢；天哪！忽然，山頭四野，都隆隆地天崩地裂般的像雷公下地似的大响起來了，我們的人也都血肉橫飛了，我們這才知道陳漢光的厲害，我們的毒箭是要不得的了。所以第二天，我們的黎王便差人去講和。」

「那黎頭說得眉飛色舞，比手比脚地，而老陳也一句一句跟着，像在做戲一般。

我老是含着笑，頭着頭，出神傾聽。我也沒有回話的必要。

老陳向那黎頭咕嚕了一句，那黎頭又說了，老陳也跟着說：「後來，我們投降了，任從陳漢光處置了。可是，真想不到，陳漢光原來是個好人，他把我們的人帶到外邊去遊玩，還教我們識字，對我們的地方，也沒有什麼過問，僅是派了誰做保長，誰做甲長，就大家相安無事了。那時，我們造了個亭子叫做漢光亭去紀念他。還有一度橋，我們叫它做漢光橋，都是紀念他的。」

「那亭子和橋在什麼地方呢？」我問。

「他說離這兒不遠呢，他還說有空的時候可以帶我們去參觀呢。」老陳把我的問話轉告那黎頭之後，又把那黎頭的答話告訴我。

「現在你們的毒箭有沒有使用呢？」我又問。

說話要這麼週折，很是不便。我有點不耐煩；而且太陽又將下山了，我們便趁早睡去，免冒了瘴氣。

不過，因為免冒山嵐瘴氣的危險，和旅行的諸多不便，對於漢光亭漢光橋這些地方，我不想去了。第二天，巡視了附近的幾個鹽倉。第三天，就循着原路，告辭了保亭縣長和黎王，一直趕回陵水縣來。

七、跳神

日本鬼子侵畧的魔掌伸到瓊崖來了，他們派艦把整個瓊島週圍的海岸，封鎖得水洩不通。同時分別在沿海各口岸一齊登陸，沿海各縣相繼淪陷了，陵水縣竟陷入了他們袋形的包圍裏，情勢非常危險。我們的任務已沒有辦法執行。而且在黎國的鹽倉，原是交給當地縣政府保管的，也不用我們負責，所以，我們便打算撤退。撤退到那兒去呢？當然打算陪同我們的主管機關一塊兒渡海到廣州灣大陸那邊去。然而，我們的主管機關原來設在海口，此刻海口已經淪陷了，港口已給封鎖了，當然不能夠渡海出去；剛巧我們接到主管機關的通知，說他們已經撤退到定安縣了，必要時，向烏坡楓木嶺一帶



進入五指山，於是我們便打算向陵水的北線直上。因為陵水是在瓊島的南端，定安就在他的北面。可是，這條路是一定要從陵水的西北通過五指山的太平崗的，在平時，由陵水到定安，是走瓊島的公路繞道前去的，現在瓊島公路已淪陷了，除了通過五指山這條路，簡直沒有旁的路，可以走到五指山的北面。不去嗎？便要落在敵人的掌中，所以我們決定冒絕大的危險，向這條路走去。

陵水縣裏各機關都撤退了，可是，因為縣境還沒有淪陷，所以各機關都留着一部份人員，守着原來的機關，以便照應一切，那時，我也帶一個不願隨同撤退的本縣職員支撐着門面，然後，我們才帶着自己的武裝人員，隨同保護，會同各機關一塊兒撤退。第一天退了五十里。那兒已是黎境了，還屬陵水縣的範圍，那是熱黎。當天的晚上，我們在一個頗大的村中找到了一個祠堂住宿。

晚上，聽見小鼓聲和小鑼聲很有節奏地在喧鬧着，我們好奇心動了，便跟着聲音的方向前去探看，來到一家門外，那兒站滿了人，大家都伸着頸子，朝屋裏望，我們也擠上去了，見屋子裏燈火輝煌，當中有一個穿長袍的老頭子，頭上戴了一頂頗舊的僧帽，左手拿着一面小鼓，挽着一面小鑼，右手拿着鼓槌，一邊打鑼打鼓，一邊環着廳的週圍兜圈子，口裏還念念有辭。老陳說：「這是跳神，是替人治病的，這裏的人很迷信，家裏有了病，最主要的治法，就是這樣跳神，像這樣跳過相當時間，這跳神就說有什麼神降到他的身上了。而那病家也就祈求那神給他祛邪開藥保祐病人了，這簡直是迷信的事情！」老陳頻頻搖頭，表示很不同意有這舉動。

一會，果然跟老陳所說的一樣，那老頭子坐下廳當中一把椅子上，兩手放在兩膝上，閉攏眼，說了一篇話，而那家裏的人，就跪在那老頭子的面前祈求着，後來那老頭子站了起來，又手指腳踏地胡鬧了一會，便清醒了。我們也就一哄而散。

這是迷信的事情。愈是鄉僻的人，愈是迷信的！

八、銅錢紡紗

白濛濛的晨霧，濃到令人看不到一丈以外的東西。我們起了床又到回帳裏去睡。

我們的計劃，原是要到定安縣去的，可是，所有地方機關，到了這個村莊，都不再退了，這便我們對於悠遠的前途，感到行動孤單的徬徨，却巧同來機關當中，也有另一個中央機關，他們也配有武力，也是打算向定安撤退的，我們便志同道合地一致行動了。

上午十點鐘時候，我們吃完早飯，繼續向西北方面前進。這天我們趕了差不多五十里的路程。

以前我們經過的村落，都是四圍植着一叢濃密的竹林，圍得和城牆一樣的。這裏，可不同了，都是很小的村落，三五家就是一塊兒，都沒有竹叢的密圍。那些房子也小得多，還不够一個人的高度，牆壁是用很大塊的泥磚砌成的，屋面是用草編成的

，老陳說這就是熟黎和生黎村落不同的地方。我們來到一個村落，村前有幾個不穿衣服的孩子在遊戲，還有一個女人在那裏晒谷子，他們一瞥見了我們，就很驚恐地急忙向屋裏鑽了進去。我叫老陳出去說話，他們都不



她們一個在紡紗，
一個在織布。

憤，結果從那房子的後邊出來了一個土魯的男人，那男子大約是五十歲的光景，沒有穿上衣，僅穿了一條破舊的粗布短袂。赤着腳，他跑到老陳的跟前說話，老陳就把我們的來歷告訴了他，他打量了我們各人一番然後表示可以招待我們。我們在村前休息，他們的男男婦婦也都出來圍着我們看熱鬧了。老陳和剛才出來的男子談得很投機。老陳告訴我，說那是黎頭，他是附近十幾村的酋長，那男子很尊重我們。當下，我們便借他們的爐灶弄飯吃了。趁着弄飯的空兒，我和老陳在這幾家小房子的中間穿插閒遊。

在一棵古樹底下，我們看見了兩個老婦在做着手工，那兩個老婦當然也是不穿褲子的，穿的是裙，她們一個是在紡紗，一個是在織布。她們這種紡紗織布的工夫，真是原始之極了。那紡紗的左邊腳下，放着一羅棉絮，她用左手握了一把，用食指和中指用力地搓着，搓成一條很粗的棉紗，穿過一個長約兩寸的小竹筒，然後再四平八穩地縛在一個銅錢上面。把那銅錢吊平，然後用右手食指中三個手指，夾着銅錢的邊沿，用力把鐵旋轉，讓那銅錢吊在那棉紗的下面自由轉動。而左手也同時繼續捻着；銅錢停下來了，再使它旋轉；這樣一來，便紡成了一條細長的棉紗；等棉紗紡到一尺多長的時候，才再把那銅錢改縛在紗的中段，繼續抽紡。那織布的呢，她把那許多整理好了的棉紗一條一條地排好大約一尺多寬，兩端縛在兩條兩尺多長的小竹竿上，一端的竹竿縛在那大樹幹上，另一端就縛在那織布老婦的腹前，大約那排棉紗由那樹幹到那老婦的身上有一丈多長，安置好了，就另外用一塊竹筒縛着另一條棉紗向那排直紗一左一右地穿織着。織出來的布，當然是很粗的了，他們身上穿的，就是那種布質。

另外一旁，有兩個少婦在搥米，她們把谷倒在一個木頭窩子裏，各人拿了一根五尺多長用樹幹做的兩頭弄得很圓滑的杵子，此起彼落地互相向木窩裏的谷搥着，搥去了谷壳，再搥糙米。據說她們是食一頓搥一頓的，這種搥米的方法，也太富于原始的氣味了。



我們商得的黎頭的同意，暫借他的家裏住宿，那兒沒有床鋪，她們是在泥地上用一塊大竹篾子墊着睡的。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有我們人多，有一部份那房子不能容納的，他們就在附近的草棚裏和大樹底下架起帳幕露宿了。

九、輕鬆而又淒慘的婚禮

這天晚上，天氣很熱，而且，這裏的氣候很好，據那黎頭說，這裏是沒有什麼瘴氣的，他們晚上，多在屋外納涼，我們爲了免得困在房裏悶熱，大家都到屋外聊天。

一輪明月，清亮得如同一塊圓潤的鏡子，高掛在墨藍色的空中。幾絲白色的浮雲，有時恰似一縷輕紗，掠過月兒的圓臉。村邊的古樹，也同着那澄明的太空，伸長着騰龍般的枝幹，這真一個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良夜啊！

老陳走到我的跟前，很得意告訴我說：「那黎頭說，今天晚上，剛巧他們鄰村的一個甲長娶媳婦，一會兒，他要參觀婚禮去，他還問我們去不去呢！」老陳喜歡得兩手搓扭着，「這兒的婚禮是很難看得到的呢，我們

一塊兒去罷！而且有那黎頭關照我們。」

「好極，好極；我們和那黎頭一道去！我喜歡極了，還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各同伴們。」

那黎頭領着我們從田畔走去，他指着前頭的山崗，示意叫我們看。

呵，那山崗上一片紅光，還散佈着許多人影，在那片紅光的襯托下，活像一個龐大的走馬燈。我們身邊，還聽見一片從那山上傳來的高亢的歌聲。這都象徵着那山上人們的喜悅。

「那山上就是舉行着婚禮嗎？」我問老陳。

「是的！」

跑了大概兩里路的光景，我們已擠在那山上的人叢中了。那黎頭跑到一個火堆旁邊的那羣人面前咕嚕着，還用手指點着我們。

那許多的黎人，男男婦婦老老少少，大家在火堆的週圍環成一個大圈子。有的站着，有的盤坐在地上，有的蹲着，有的往來奔跑，擾擾攘攘，活像羣衆圍觀街頭耍把戲賣藥的江湖檔子的情形一樣。我們擠在他們當中，使他們都以驚奇的眼光披射過來。大約那主人要使這群觀衆驚異的心情平靜下來吧，他跑到這人圈的當中，提高嗓子，向大家說了一番說話，各人的浮動情形，這才安定下來。

這圈子當中燒着五個火堆，把大家的臉色照得通紅，他們的婚禮開始了，最先，一個老頭子走到圈子的中央說了一堆話，接着鼓鑿起了，打得緊張而有節奏，冬冬冬，冬冬冬，……越打越急，急了又慢，於是，一對男女，從一個火堆旁的人叢裏挽着手走了出來，直走到圈子的中央，那男的沒有什麼特別的裝束，穿的是一套簇新的條子土布的短衫褲，衫是大襟的。那女的呢，却和平常不同了，她的頭上，戴着一頂盤型的帽子，上邊綴着紅紅綠綠的布碎，還垂下來一串串的珠子；那帽簷遮得很低，掩了上半臉龐；身上，穿着一套五顏六

色的短衣裙；頸上，戴着一大串珠子頸圈；腳還是赤着，却穿着一個腳鉤，老陳說，這是新郎新娘了。他們倆到了圈子當中，就伴着鼓聲，慢慢地高唱山歌，相對跳舞。陸續地，四週的人叢裏，都跑出一對一對的男女來，跟着跳舞。不一會，這圈子裏已擠滿了跳舞的人，穿來揮去。同時，這人圈的外面，也飛揚着高亢的歌聲。響聲外外，歌聲鼓聲，一時鬧得震天的响。圍觀的人們也都眉飛色舞，看得出神。

那黎頭也站在我們當中，眼睛一面望着跳舞的人們，而嘴巴却一面和老陳說話。

「這場婚禮，也够熱鬧了！」老陳說：「據那黎頭講，這裏的婚禮是很自由的，只要男女互相傾慕，就可以結合的了，他們最初是以山歌爲媒介的。他們男的常在野外追求異性，首先就唱一個追求的山歌，看那女子怎麼表示；那女子也一定會唱個山歌回答的，初時，多數是拒絕的回答，可是，假如互相唱和，逐漸投機，那就容易跑在一起談話了。」老陳抽了一口熟烟，鼻孔和嘴都冒着烟霧，接着說：「這種婚禮的集會，實在是那些戀人們增加熱情的一個好機會，你看，那些跟着跳舞的，就是還沒有正式結婚的戀人呢。他們這裏的習俗，凡是婚禮的舞會，是任由戀人們公開談情說愛和跳舞的，縱使是不相識的男女，也可以互相要求伴舞，大家都不能拒絕，如果因此引起爭端，那就是拒絕的一方不合，所以，每當過着人家舉行婚禮的時候，就是住在十里以外的人，也都跑來趁熱鬧，并向女子瘋狂地追求。」

「這真有趣極了……」我很興奮，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老陳就攔着說：

「不過，興盡就悲來了，或許，他們不覺得是一件慘事吧！當她們由熱戀而至珠胎暗結的時候，他們的家長，就要把她們安置在野外的山上，另造一間矮小泥屋給那含胎的女兒獨自居住，而那屋子四面都不設門戶，僅開一個小窗子，剛巧可以送食物進去，從那女兒被關進去的時候起，一切照顧那女兒的任務，都由她的情郎

負責了。每天，那情郎便親自去探望，除食物……，一直侍候到那女兒將近生產的時候，那情郎便約好接生的村婦日夜在屋外守候，候到臨盆的一刻，才把那小窩子弄破，進去接生。然後，那情郎才把那女兒母子迎回家裏去，一方面，就籌備舉行婚禮了。」

「這習慣却不好呢！」我說。

「習俗已經成了，他們是不以為苦的，而且定要這麼做。他們才覺得吉利呢！」老陳又捲着紙烟。

那輪明月，已到了中天，正反映着這群人們喜悅的心情。——月圓人也圓！

與隴人散。我們回到黎頭的家裏，已不覺得和剛才那般的悶熱了。明天，我們還要奔向前程。我們趕快睡去。可是一種悠然的焦慮，却又抓着我的心頭。我們一路前進，現在，已進入了生黎的地方，言語也逐漸不通了，民情也逐漸不同了，前途的困難，定是逐漸加深。因此，我打算請那黎頭明天送着我們前去，老陳也同意了，幸虧那黎頭還沒有睡，老陳便去徵求他的意見，并聲明會送給他茶水錢的，他畧考慮了一下子，就答應了，我頓覺得心裏舒服了很多。然而，旁的心事却又侵襲上來。我們是在撤退的途中哪，陵水的情形怎麼樣呢？我們留守的人員怎麼應變呢？我們同行的武裝人員會不會叛變呢？……這一切呵，怎不叫人心緒凌亂呢？我一直聽着他們的鼾聲，捱到天明。

十、人魔

早上，我們請那黎頭吃飯，沒有桌子，大家都蹲在地上吃。

昨宵我因為沒有睡得好，今天覺得疲倦不堪，而且已繼續跑了兩天，腿也相當困乏了。可是，這些地方是沒有交通工具的，連轎子也沒有。疲倦麼。也得走路，在無可奈何之下，也只好勉強踏上征途。

道路逐漸地把我們引入了兩山之間，兩山古木參天，樹叢濃密，陰氣逼人，却也常常迎面送來一陣陣的草香。峯迴路轉，越去越上了山腰，右邊是巍峨的峭壁，壁上的古樹，活像野獸的爪，向路的上空伸出。許多獸

人魔



子在樹上嬉戲，啾啾呼應。路的左旁却是一片低陷的樹林，從那樹林的頂上望過去，可以望到極遠處那方的淡青色的一脈山脊。我們所走的路，實在是這大山的懸崖！

一路上，除了禽獸的飛鳴奔走之外，沒有見過一個旁的行人。忽然，在轉彎拐角的地方迎面來了兩個男子，他們都沒有穿衣服，僅穿了一條灰黑色的短褲，赤着腳。最奇怪的，他們兩個的褲帶右旁都插着一柄五六寸長的小刀，用一個棕樹皮做的鞘子套着。他們都以驚異的眼光瞧我們。

「那兩個是攔途截劫的賊麼？」我問老陳。老陳又轉問那鬍頭。
「不是的，這裏的人都這個樣子的。」

「他們揮把小刀做什麼呢？」我向那黎頭發問。

老陳做翻譯，一壁將我的問話轉問黎頭，一壁對我說：「讓我和他詳細談談罷！」他們咕嚕了一回。

「從這附近起，因為崇山峻嶺，路途婉轉，地方鄉僻，所以常常有奇怪的事情發生。他們配刀最大的用意，就是對付一種奇怪的人。」

「奇怪的人？……」我覺得這名詞很特別，揮了一句：「我們就在這兒休息休息吧，讓我靜聽你的故事。」

「黎頭說，離這裏不遠，就有一個小路亭，剛才那兩個人就時從那邊來的，我們到了前邊約略坐及再休息好一點。」

「那末，你講奇怪的人罷。」我催老陳說。

「這裏邊有一種邪教，那是遠年盛行的事了，現在，已少人進這種教了。進了這種教之後，便要實踐他們的教條，不曉怎麼的，像基督的洗禮，和尚的受戒一樣，他們經過教頭的魔法之後，便會有時間性的變成一種妖魔的惡相，跑到這些樹林險道的旁邊兀立不動，和種牢了似的，兩手垂下，面色慘白，兩眼朝天，舌頭伸出幾寸長，全身僵硬，完全失了知覺，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他才會清醒轉來，跑回自己的家裏去。」

「這種奇怪的人，人們見了，一定會嚇了一跳，嚇了不要緊，最可怕的，就是凡是碰着這種妖魔的人，回到家裏必定病死！要怎樣才可以免得被嚇死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那妖魔當場刺死。因為那妖魔已是僵硬的了，是不會反抗的。所以，如果他們家裏有着這種會變妖魔的人，他們必定要候着他快要轉變的時候，就把他禁閉起來，免得在外生事，和受人刺殺的危險，在他們囚禁那人魔的時間內，他們雖是自己的家人，也是不敢窺望這人魔一眼的。直到經過相當時間，待那人魔恢復原狀之後，才把他釋放出來。」

「這種奇怪的人，自經變了妖魔之後，如果倖而沒有被人發覺，待他清醒轉來跑回家去的時候，他會覺得跟患了一場大病一樣地大傷元氣，需要經過一個相當時間調養，才可復元，這對於他的本人，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那麼，這種教爲什麼要這樣做法呢？」

「這却不知道。不過，相信總有他們的理由的，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老陳邊走邊說，還一邊跟那黎頭打話。

「這裏人配刀還有一個原因。」老陳繼續說「因爲這裏一路前去，地方都非常荒僻，人也窮得要命，而且道路險隘，攔途截劫的人特別多，他們常常配着小刀，一方面也是準備和那些截劫的人抵抗的。」

「這樣抵抗，恐怕不很容易罷。試想，劫賊是在暗地裏窺伺行人的，強人必先下手，那裏可以這麼容易抵抗呢？」我說。

「是的，我剛才也發生這個疑問，所以那黎頭說，他們另外有一種制裁劫賊的法術。」

十一、賊變木鷄

「他們又有什麼制裁劫賊的法術呢？」我追問。

「黎人的教頭是很多的，各有各的法術。比方剛才所說的那變妖魔的，就是一種教頭。」老陳把右手挽着包袱換背在左肩上，「那黎頭說，有一種教頭會用千斤墜的法術，使別人站着不會動彈，變成木鷄似的。那黎頭說，前幾天在他們的村莊附近的路上，才發生過一宗這樣的事情。他說那天他從田裏工作回家，從路上經過，看見一個外面來的陌生的人（不是黎人）站穩在路的一旁，只會看人，不會行動，口也不會說話。當時他



就知道這個人準是給人施法捉弄了的。剛巧，迎面來了一個黎婦，她走到那個人的面前，向那人的手裏拿了兩個銀圓，便在那人的臉上打了一掌，叫那人快些走，于是他便過去打聽這件事情的緣由，那婦人說，她剛才由家裏往墟上去買東西，走到那塊地方就碰見了那個外人，那人向她要錢，實行搶劫，她便給了那人兩塊銀圓，隨手就叫那人不要動，等她回來再說，她便往墟裏去了，現在她已買了東西回來，所以向那人取回原物，才叫那人滾蛋。

——這種事你說奇怪不奇怪呢！」

「千斤墜這各堂，以前我也聽人說過，原來現在還有人曉得麼？」我有些懷疑。

「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他爲什麼要騙我們呢？他還說，另外還有一種法術，也是制裁劫賊的，那更有趣呢。那法術是

要叫那些劫賊將所劫的東西送回被劫者的家裏去的呢！」

「那末，那些懂得法術的人，不是可以拿這種法術去劫奪的人嗎？那他們不用強搶了，只要叫人站着讓他們搜劫，我叫人家將財物送到自己的家裏去便了，不是更省事麼？」

「不，不，」老陳急急地反對我的見解，「會這種法術的人，絕對不能這樣爲非作歹的，他們是有數條的，絕對不能這樣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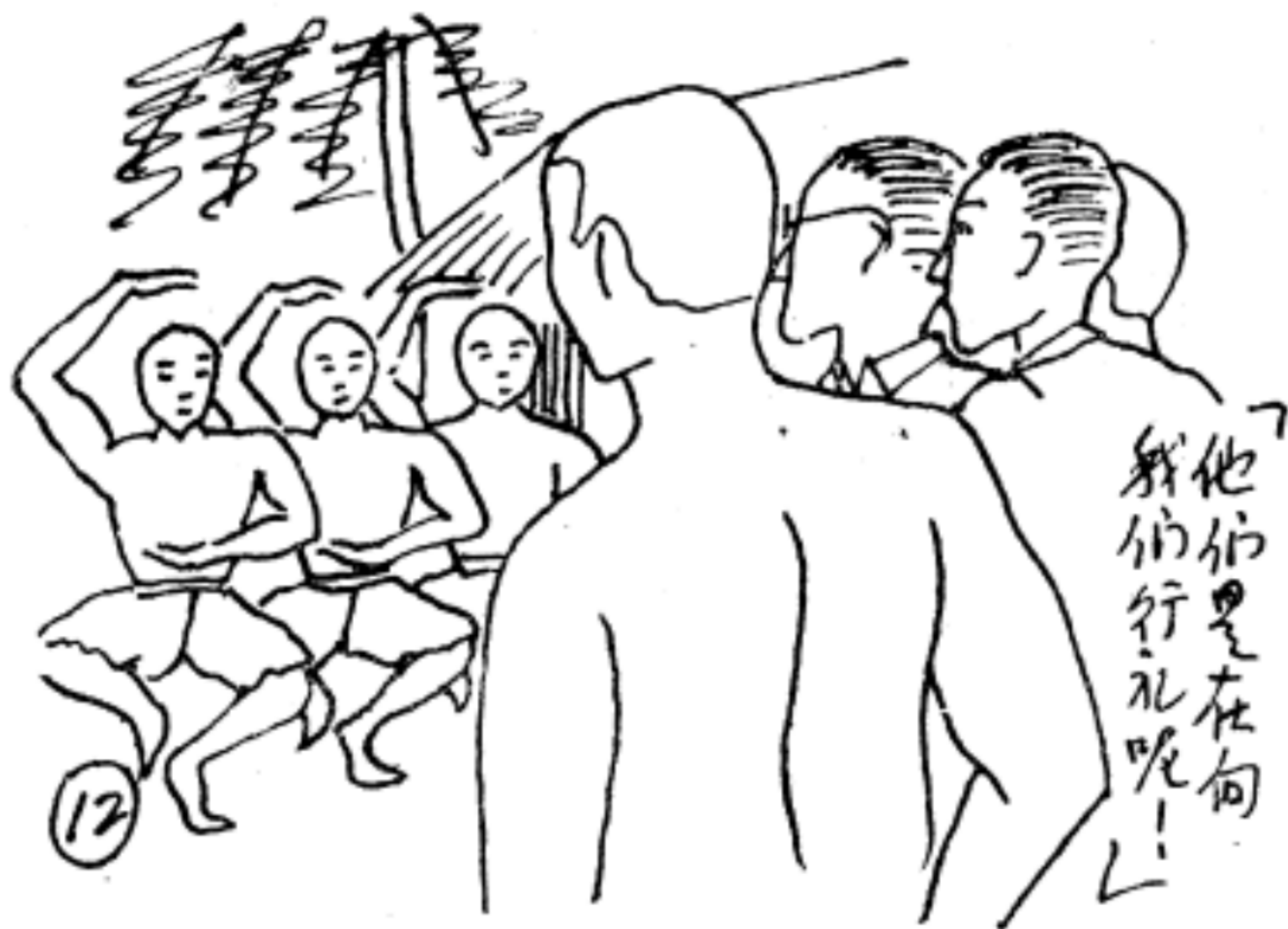
十二、打太極拳般的禮貌

今天因爲大家都感到困乏，尤其是我，昨天晚上沒有睡過，精神更差；而且同事老王身體感到不適，老張昨天也害了痢疾；所以，我們到達了一個較大的村莊的時候，我們便不約而同地不願再走了。今天走了差不多四十里。

我們在村外的路上休息。我叫老陳偕同那黎頭到村去找住宿的地方。

地方找到了，老陳和那黎頭帶我來到一家頗大的房子

門前，那兒有幾個村人圍着說話。我們還沒有走到他們面前，就見他們當中有個赤膊的高個子向我們這邊走來



。那黎頭就把我介紹給那高個子認識。那高個子臉上現着粲笑，表示出歡迎的樣子。老陳告訴我，那高個子就是這裏的黎頭。

我在他們門前的坪上找了一個石頭坐下，由老陳任翻譯，和他們寒暄。

我們正在談話當中，我瞥見了離我們兩丈多遠的屋角後邊，出來了幾條大漢，他們排成一列，朝着我們，手舞腳踏地，右掌向天彎在頭上，左掌向天彎在腹前，又把左掌回頭的左邊彎起，右掌跟着兜到腹下，左右脚也前後地踏着箭步。這麼像打太極拳般的舞了一回，使我看得莫名其妙。老陳轉告我，說他們是在向我們行禮呢！當時使我不知所措，但是我見那黎頭並沒有向他們作什麼表示，我才把這禮這回事情攔在一邊。

他們走近來了，那黎頭向他們說了一堆話。老陳告訴我，那黎頭是向他們訓話，說我們是政府的大員，要好好保護我們，對於我們所需要的，要盡力地幫助我們……等等。我對於這黎頭的深明大義，很是欣佩。畢竟，他們已經開化了。

十三、黎女風情

那村莊的房子有二十多家，有用泥磚造的，也有用棕枒或椰櫚的材料搭蓋的。村的四週鋪竹地植着芭蕉的椰樹和棕枒。那鳳尾般的椰葉和巨掌般的棕葉，碧油油地在藍天中幾片白雲的襯托之下，隨風招展。拖着扶疏的影子輕拂着它們底下這群褐色的茅房，把這小小的村莊點綴得和一幅油畫般的美麗。村的東邊一帶，鋪着一片跟蔗尾一樣的長形葉子的草叢，和人肩齊高。那片綠色草叢的中間，鑰着一道清淺的溪流。這村的環境，是多麼幽美呵！我們俯仰徘徊，大家都拿了臉帕兒，跑到那清淺的溪邊洗臉，討個涼快。

一縷帶着草香的輕風送來了一片清婉的歌聲。那歌聲尖銳而悠揚，分明是女子唱的，我們大家都從溪邊站

了起來，四圍張望，呵，多麼美麗呵，一個束着頭髮裸着上體，右手挽着一束枯枝的黎女，正從不遠的山坡上慢慢地向村裏走來，她悠閒地漸進入了這一片綠草叢中，僅露出她的頭部。漸漸前來，又慢慢地露出了酥胸，那兩個半球形的天乳喲，勻靜而玲瓏！她已走上那綠叢中的一個小崗上了。

一個小崗上了，連裙也露了出來。歌聲，還是悠悠繚繞！她看見我們了，却沒有流露什麼驚奇的姿態。她在那崗上望了下來，依然唱着她的山歌。她離我們并不遠，她那修長入髮的眉毛，明媚流轉的星眸，勻稱得宜的鼻子，和那微露唇間的一排皓潔的牙齒，襯着那圓而帶粉色的臉龐，都清晰而玲瓏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她的那副神態，分明表示着她已

有二十多歲的年紀了，她見我們都向她注視着，她畧把視線避開我們，口邊却掛上了一絲微笑，順勢站了起來，挽了那束枯枝，轉身往小崗的那邊下去。臨行，她還回轉頭來，輕輕地看了我們一眼，口裏雖然已停住了



歌聲，但唇邊却又微微地浮起了笑痕，實在妙。她的眼睛也在微笑着呢！我們互相讚嘆，還緊望着她那低垂的鬚子和那豐映勻前而帶褐色的裸背，送她沒入了那碧綠的叢中。

我們好像以為那經她坐過的小崗還留有體跡似的，大家竟都不約而同地跑到那邊去瀏覽。

那小崗畢竟是孤些，可以瞭望到村邊，間也看見一些黎女出入工作。她們的樣子，都不覺得怎麼粗野。

吃過晚飯，我爲了要觀察一下這村裏的生活情形，便邀了老陳在村中閒逛。經過了好幾家矮屋子的門前，見他們男男婦婦，都沒有有一個穿上衣的，有幾家，他們正蹲着在門外的空地上吃着晚飯。他們吃的是很稀的淡黃色的稀飯，其中有一半是蕃薯。他們沒有什麼菜式伴食，僅是用些鹽或魚汁伴着吃，那魚汁是漁船舂碎鹹魚時所流出來的鹽水，原是臭氣薰天的。他們買了回來，經過煎煮，就煎成和醬油似的漿液，拿來拌食。

我們走經那些黎女的身旁，雖然她們只有十八或二十歲的年紀，但她們都沒有長羞忸怩之態。她們的眼睛看人，也都非常溫存而天真，像是含情似的。這幽美的風情，怎不叫人沉思讚嘆呢！

鏡般的明月，已掛在鳳尾梢頭。我們圍坐在那高個子黎頭屋前的坪上，夾什着他們村裏的土人，三三兩兩，各自談着各的事情。偶而，我問起這裏男女交際的俗例，據他們說，這裏有一種女人團體組織，凡是未曾出嫁的女子，都加入在一塊兒，男子們可以隨便和她們來往，他們和她們互相愛上了，就可以自由結婚。至于結婚的方式，他們說得也是和我們昨天晚上所見所聞的差不多。這種習俗，使我記起了臨高縣的「女子館」來。臨高是瓊島西北端的一縣，他們那邊的女子，凡是未嫁的，都要加入「女子館」，隨便和遊館子的少年往還。那「女子館」就是她們擇偶的地方。真湊巧，這兒擇偶方式，竟和臨高相同。

十四、風雨神燈

我們正談得起勁，突然，那高個子的黎頭指着村外的遠方示意叫我們看去。一面又和老陳說話。

我照着這遠方望去，在晶瑩的月光底下，只見一脈黑色的遠山，和一些高低的樹影，此外，並沒有見到什麼奇怪的東西。

「那黎頭說，對面那個山腰上，有一種奇怪的寶貝。」老陳告訴我，「他說每當風雨前後的幾天，那山腰上準會滾出兩個青色的燈籠來的，所以他們如果看見這兩個燈籠出現的時候，就知道將下雨了，或者將要括風了，但



「對面那個山腰上，有一種奇怪的寶貝。」

總是下雨的多。因此他們把那兩個燈籠叫做神燈。」老陳忍着笑，隨着嘆了一聲：「唉！他們的智識也太可憐了！」

「哦！我料那一定是篝火呢！那鳥獸或人類的骨頭，要是暴在野外，每當風雨晦冥的時候，那骨髓裏的燐質，是會發出青色的黃光在地上滾來滾去的。」

「可不是麼！」
「你解釋給他們知道罷！」

老陳向他們解釋了許久，看他們的表情，還是疑信參半；再經解釋，他

們才畧點頭，表示明白。

十五、斗大般的肛門

蜿蜒着懸崖峭壁的小路，又在引導着我們前進。成羣結隊的猴子攀枝爬壁找着它們的生活，三三兩兩巨大的老鷹，也在山上的高枝間監視着我們這一隊行人。路上，常有尺多長的脚蛇疾馳掠過。嗚嗚嗚……唧唧唧……啾啾啾……咯咯咯……咕咕咕……呱呱呱……一切一切數不清的煩什的聲音，上下交作，太陽的光，僅能從密葉的隙間疏落地籠在我們的身上。蚊子和蒼蠅常常碰着我們的面孔。

「呵，那是什麼東西呵！」我走在前頭，剛一轉彎，就瞥見了一個人伏在路旁的樹底下，全身一絲不掛，兩手抱着前額貼在地上，兩膝跪着，臀部高聳，那臀部嚙，却跟一個血盆一樣，約有五寸深，斗般大，我在不注意的當中，忽然瞥見，不禁大聲呼叫了。那跟在後邊的人也都不覺忽然停了步，但隨即



「呵，那是什麼東西呵！」

前來探望個究竟。那黎頭的表情，也很緊張，他急忙指揮幾個同行的，用手爪路旁的坭沙石頭拋進那斗大的肛門裏去。直到把肛門填塞得滿滿的，然後向我們大家解釋一番。

「要是沒有那黎頭，我們都要送命了！」老陳很緊張地說，「原來這又是一種邪勢呀！入了這種邪教的人，也是有時間性地會變成這個樣子的！」他搖著頭，叫我們繼續前行。

我們走了幾步，大家就圍著老陳，聽他說話，令到他不得不停著脚步。

「這種教徒到了要變這樣子的時候，他就失去了知覺，和行屍一般跑到野外的路旁伏著，他的肛門就逐漸張開，變成這個樣子，凡是碰見他的人，要是不知道制裁他的辦法，就準要病死！你說我們多麼危險！」

「現在不怕了，我們已把他制服了！他要死的了。」

「把坭沙石頭填滿他的肛門，就是唯一制裁他的辦法！」

我們大家都覺得驚奇，這才知道剛才的危險。

「他們這種變形，也和那人魔的變形一樣，如果沒有被人碰見，經過相當的時間是會復回原狀的。」老陳又把這和人魔相似各種情形說了一遍；還說：「他們將要變形的時候，他們自己是知道的，他們變形固然有定期，而在變形的前幾天，也會覺得週身不適的呢。所以他們近來已經多數能夠事前自己檢點，不肯出來生事了。今天這個，大約是疏于防備，才招致殺身之禍！」

「死有餘辜：否則我們太無辜了！」同事老王揮嘴說。大家都附和著，一縷勝利的心情浮泛在各人的臉上。

十六、花面紋身的生黎

花了五個鐘頭的時間，才走出了那座重重驚險的大山。大家都不禁舒了口氣，還頻頻回顧，相對搖頭。陳列在這高山下面的，竟像是一塊廣大的垃圾場。我們知道，這就是黎民的部落了。

我們在山邊休息，先派老陳和那黎頭到村裏去通知。他們去了大半個鐘頭才跑回來，說那部落的首長只讓我們在村邊露宿，因為他們沒有招待我們的地方。

在村邊，我吩咐了同事們蓋搭布帳，就和老陳及那黎頭進村裏去訪問那酋長。

他們所住的簡直不像房子，僅是拿樹枝樹葉蓋搭成一個可以容身的窩子罷了。有的索性住在山洞裏；或把山坡挖了一個坑，上面蓋着草蓬，也就算是個房子了。他們多在門外工作，髒髒得像個叫化子。大多數都面目黃腫，精神很差。有些男子却滿身皮上都刺上了墨藍色的花紋。有些連臉上也繪着對稱的花紋，和戲台上的丑角似的。那些女的，個個都戴着一對五六寸直徑大的耳環，也有頸上套着一大串，用什麼核子穿成的項珠的。她們的頭髮蓬鬆，有的在後邊束着辮子。她們胸前那對飯碗般大的乳房，隨着她們的動作頻頻震盪。那些少女們的天乳，却飽滿而緊張。他們男婦老少見了我們，都顯着驚疑的狀態，瑟縮地退回窩子裏去。



身上和臉上
都繪着花紋

我們在那些密子的中間穿來轉去，到了一個較大的密子門前，那黎頭便停了下來，我們也就止了步。

那密子裏鑽出一個大漢來了，他的身體很結實，也一樣的沒有穿上衣，身上和臉上都給着花紋，眼睛很小，手脚粗大，最特別的是那排牙齒，上下排都很疏，像釘着的兩排釘子！黑得跟油了漆的一樣。他只會說黎話，別的話都不懂，只是和那黎頭說着，眼睛却閃爍地端詳着我們，臉上沒有什麼表情，老陳告訴我們，說這就是酋長。當那黎頭向我們這邊遞了一下手勢的時候，我便順勢對那酋長點了點頭，他也領了一下。站了一刻，我們告退了。我們環着他們的密子東轉西拐地走着，雖然使他們閃縮不安，相繼退避，但我還有見有幾個孩子端着個泥碗，端着些蕃薯粥在吸食着，這也可以窺見他們生活情形的一斑。

老陳又把從那黎頭口裏得來的說話，轉告我們了：「你們知道這些生黎身上的花紋是怎樣繪成的嗎？原來他們一出生就給繪上去的，說起繪畫這些花紋，也是一宗苦事。那是用刺逐點逐點地雕上去的哪！他們用刺在孩子的身上一點一點地雕着，雕成各式各樣的花紋，然後用藥草把這些傷痕敷上，待到相當時間，把那些藥草除開來，那些傷痕就現着墨藍的顏色了。這種顏色是終身不褪的。雕刻這種花紋的，是一種專門人材，和人催用的。要刺花紋的，大概都是些較為高貴的人家，他們認為刺了花紋才算美麗的呢！他們臉上的花紋却不是刺的，而是用天然的顏料畫的，可以洗得乾淨的。」

我們的帳幕已搭好了，飯也燒熟了，我們在帳前的地上蹲着吃飯。可是，我吃了幾口，竟肚子痛了起來，我忙去解手，竟下痢了。這使我焦慮得很！

十七、蒜頭可以保命

這裏的瘴氣很大，天還沒有黑，我們就躲進帳幕裏去了。我的肚子很不舒服，耳邊還聽見老王和老張的呻

「合手了，這杯茶，他
們就不敢下去了。」



吟聲。他兩個都在發燒，老張更兼癆下痢，這使我煩悶非常。我和老陳同睡在一個蚊帳子裏，那黎頭也睡在旁邊。

「這個環境，真是越來越惡劣了。」我編着油布上自言自語。

「這裏熱氣太盛，這呢！」老陳揮汗說。

「來到這裏，已病了三個了，再過去怎吃得消！」老陳又和那黎頭咕咕着。

「這黎頭不願再送我們前去呢。」老陳這句話把我刺激得緊張起來。

「怎麼的？」我急問。

「他說這裏已不是他們的轄區，再前去就更加麻煩了，他也祇到過這塊地方，再遠去，他就大熟悉了。」

「他這土人也不敢再去，我們怎好再去呢！或

許，……」我沉吟了一會，「或許請那酋長護送我們前去如何？」

「這黎頭已經說過，他和那酋長招呼也很生硬，如果要叫他去商量護送我們的事情，恐怕不很容易呢。」

老陳又說：「這黎頭剛才囑咐了我一番，他說前頭的水土很不好，本地人都吃不消，多害黃腫病。而且那邊人

心很毒，對於外人，都存心陷害的，他們不是放毒箭就是下毒藥，事事都要我們極力提防。他說，要避到了他們家裏吃東西，最要緊在食物沒有端出來以前，就要拿出蒜頭來，準備着伴食時極味，那麼，可以得到較大的安全。」

「爲什麼呢？」我急要知道是什麼緣故。

「聽我說下去罷。他說，那些生黎給東西外人吃，多數是要下毒藥的。吃了那些毒藥的，自己也不知道，要經過相當時間，那毒才會發作的；既然要經過相當時間毒才發作，那麼，那些吃了毒藥的客人，當然已經遠離主人的家了，就是死，不會死在那些下毒的生黎的家裏了，他們下毒的，也就不會受累了。這真是陰毒之極！」老陳說到最後一句特別着力，用手在油布上一拍：坐了起來，氣喘吁吁，會着笑，很出神地望着我。

「拿蒜頭出來又怎麼呢？」我也慢慢地坐了起來，倚着枕頭。

「拿蒜頭出來，他們就不敢下毒了！因爲他們那毒藥，經着蒜頭，就要馬上發作的。如果客人在吃東西的時候，立刻死了，那豈不是弄謬了他們的家？而且索累了他們一個謀殺的罪名？雖然，他們謀害外人的心理是傳統的，但近這些年來，他們的酋長已經不大容許他們隨便殺人了，所以他們多少有點顧忌，不敢明目張胆地幹。可是，他們陷害外人的行爲已經習慣了，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他們雖然不敢公開殺人，但暗地裏也要下個毒手。你說糟不糟糕！」老陳順手拍了他的枕頭一下。

十八、死神遍佈的五指山

我們住在這個蠻荒的山坳裏，不由得事事提心吊胆。一路來，每天晚上，我都有派人輪流守夜的，今夜，我特別吩咐守夜的要格外留意，提防野獸或生黎的襲擊。

夜漸深，氣候漸冷。帳幕外，遠遠近近，都响着唧唧的虫聲。咯骨，咯骨，……嗚嗚，嗚嗚，……貓鼠應的悲啼，也疏落地呼應着。老王和老張的呻吟聲也似乎高些。我的肚子也鬱結得很是難過。一夜裏，我總是睡

來覆去。

上午九點鐘，霧還未散。環伺着我們的山嶺，都沒在雲海之中。週遭樹林的一條一條樹幹和一叢一叢濃葉，在白濛濛的薄雲裏，僅是或斷或續地隱現着淡灰色的影子。浮雲輕拂着村中的屋頂橫飛。太陽像個朦朧的圓月掛在枝頭。我們的帳幕，也彷彿浸過水似的

我們走，不到四天，就病倒了三人，黎頭卜肯再送我們前去。路途還很悠長，環境愈見險惡，糧食不易採購，……我們還怎麼可以再向前走呢？於是，恐怖的人魔，斗大的肛門，下毒的陰謀……等印象，又油然重現腦間。環顧羣山，着實是死神遍佈！我們商議了一回，結果還是退回昨天那個風景優美的村中，徐圖應變。不久，竟不幸發生了流血的慘劇。那段驚險情形，我曾另著一書，題為「瓊島血痕」，詳細記述，這裏姑且不談。

一九四九，七，四，脫稿于廣州



林仁超著

瓊島血痕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本書是一部長篇驚險紀實，以抗戰時期為背景，以著者的驚險閱歷為經，而以日人的殘暴行為和瓊島的風土人緯綜織成。全書約五萬言，文筆暢麗，情節動人。化大學校長吳康博士譽本書為「抗戰史中之小宇宙」。學碩士朱子範教授給本書題序說：「……撫創傷於鼻，如讀平倭紀略之篇；話塵踪於驢背奚囊，有似命之志。……觀歷月刊編者介紹本書說：「……正在熾燃的目前，來重溫一回抗戰時期的殘夢，們以強烈的警惕；尤其在現時高唱開發瓊島聲中，這也是一篇寶貴的參攷資料；同時，因為本書是一部瓊崖陷敵的紀實，所以也頗值得史家的參攷。……」這可見本書的一斑。

後列

林仁超先生新著

將陸續出版

瓊島風情

(遊記)

(筆記)

(長篇創作)

(長篇創作)

(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

中國表解

南方著：『情蠱』

是長篇的言情巨構小說，是一個大家庭的滄桑史，是一頁抗戰的史詩，是無數有情人的血淚語，可作家庭家鑑，也可作送給情侶的枕頭書「情蠱」初二三四集繼續出版，請注意出書日期。

碧侶著：『遲暮心』

是一部社會高潔的言情小說，手執一本，能增加你的愛情實現，是書印刷中不日出版

女作家『摧殘』單行本出版
孟君著

是青年男女的血淚史，是黑暗社會的照明燈，全書充滿哭與笑！內容蘊藏愛和憎。

孟君編著『罪惡與良心』單行本出版

即「浮生女士信箱」第三集

孟君編著『禮教與自由』單行本印刷中

即「浮生女士信箱」第四集

女作家『無聲的旋律』單行本在印刷中
孟君著

請注意出書日期

。請用：博文快乾墨水

令君有意想不到之滿意？

總發行 民智書店 大成書局



瓊崖黎洞奇觀

全書一冊

著作者 林仁超

發行者 民智書店 大成書局

出版者 民智書店 大成書局

地址：廣州光復中路

電話：一六九五零

承印者 義合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初版

全國書局書攤有售